



碧绿的秧苗

凌霄

2.7

碧绿的秧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9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1}{8}$ 插页2

1976年2月北京第1版 197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350

定价0.33元

目 录

女儿的婚事	1
董屯风波	26
碧绿的秧苗	43
火 塔	63
万山师傅	75
春风柳	96
新兵梁武	109
成 长	125
栋梁松	141
后 记	157

女儿的婚事

……让思想冲破牢笼

——《国际歌》

—

一辆淡青色的上海牌轿车，在一座山下的丁字路口吱的停下了。省军区副政委江明从车上下来，向司机说了声：“告诉司令员，我明天乘早班公共汽车回军区。”顺手关好车门，便迈开大步，向隐没在绿荫之中的斑竹村走去。

三月的江南，一场细雨过后，天高气爽，远山碧绿滴翠，稻秧喷青吐绿，快活的燕子在明镜般的湖面上飞掠而过。江明下了公路，在田间小道上疾步走着。可能是心潮不平静的缘故吧，刚走出三五里路，汗水就顺着鬓边灰白的发丝淌下来。他索性摘掉军帽，敞开衣领，让凉习习的小风吹拂着烘热的胸膛。

昨天，他结束了一个月下连当兵的生活，回到办公室，刚刚读完新到的《红旗》杂志，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来了。他慢慢地抓起话筒，里面传来了爱人田洁的呼唤声：“喂，江明同志回来了吧？”

“他正在听你讲话，”江明对着话筒笑着说：“对，早晨刚到。喂，这期《红旗》你看了吧？……”

“唉，同志！先不忙扯这个，我找你是有个急事要商量呵！”田洁声音焦躁，使江明注意起来，遂问：“啥事呀？”田洁说：“小燕这孩子真乱弹琴！来了封信，寄来张照片，说是在村里找了个对象，才想起征求咱们意见，这是什么问题，哪有这么草率的！……”

“噢！这倒是件事情。对，值得研究！”江明凝神想了一下，问：“对象叫什么？……周小杰？啊，你等等……”听筒里安静下来了，江明脑海里却翻腾起来了：周小杰，这名字在哪见过？……啊，对了，是的，在小燕的信上。讲到过村里有这么个民兵队长，棒小伙子，可那毕竟只是个民兵队长，棒小伙子啊，谁想得到……这么说，小燕对周小杰的好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丫头也许并不草率呢，说不定倒是做父母的太粗心了……。田洁等得不耐烦了，急切地问：“喂！你在干什么呀？让我等什么呀？我都要急疯了！跟你说，孩子可不是我一个人的！”

江明哑然失笑，随即又皱起粗眉，仿佛看见了田洁的表情。他太了解自己的爱人了，以至于一时不知道该跟她讲些什么。把子女当作父母的私有物，这一点他听了就不顺耳。可是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，田洁又嚷起来了：“喂！老江，明天你休息，我也请假，咱们一起去斑竹村，把事情处理一下。现在我们可不能不干预了，孩子的终身大事，哪能这么着！”说着又焦急地叹息一声，来了一句：“嗨，这孩子——！”

江明对着话筒冷静地说：“如果小燕的决定并不草率呢？”田洁沉默了一刹那，大声说：“不草率？不可能！没有这么办的！不能这么办！我不同意！”“喂，同志！冷静，你还是先冷静些，这也是一件工作哩。”江明弯腰看了看台历：“这样吧！我作全权代表，明天去斑竹村，把问题明确一下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爱人打断了江明的话：“要是一个人去，那还是我去。你去，我还不放心！”不等江明答话，田洁便气冲冲把电话挂断了。江明攥着话筒半晌没动，耳朵里还响着田洁的话，她不放心的是什么呢？是的，江明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，在这件事上，他们是有分歧的。田洁所谓不放心，也就是对江明不信任。问题在于，要让田洁一个人去办，江明也不放心。

江明放下电话，用粗粗的红铅笔在台历上写下“斑竹村”三个字，又继续阅读《红旗》杂志上阐述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精神的文章……

此刻，斑竹村已在眼前了。这个被一块块稻田和小湖小河环绕着的村子，恰象是无边稻海上的一個小岛。江明想打问一下路径，便向村头的一个人家走去。

庭院里，一丛丛翠绿的斑竹下，几只毛茸茸的小鸭摇摇摆摆地追着食。隔着篱笆，不时飞出一阵阵孩子们欢快的笑语。江明在挂着“光荣军属”的院门前停了停，便跨进院子。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婆婆正在教一群花朵般可爱的孩子喂小鸭。江明走近的脚步声惊动了孩子们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

家伙，拍着手，放开细嫩的童声喊起来：“阿婆！来了个解放军叔叔！”另一个稍大些的小姑娘忙纠正说：“不，阿婆，是个解放军伯伯！”还没等老太太转过身，孩子们就拥上来，把江明围住了。老婆婆吆喝了一声，才算给江明解了围。她站起身，象招呼熟人似的对江明说：“你同志先屋里歇下子，壶里有茶水，桌上有烟，你个自己来！”

江明笑了笑，忙说：“老嫂子，我来……”

“我晓得，你是县里武装部的！”老婆婆很自信，接过话茬说：“谁找咱家那个大连长，也得等些时辰，这会田里薅秧正忙呢。看你，这满脑袋汗，还不快进屋歇歇。”

这老太太倒是很好哇！江明抱着调查研究的兴趣，接受了老婆婆的提议，走进屋里。他不说明自己的身份、来意，倒乐意老婆婆把他当成人武部的同志。他想，也好，从侧面了解一下小燕找的那个伢子，心里有个底，也好帮助女儿拿拿主意。一杯清茶下肚，他顿觉轻快了许多，静了一会，又从桌上扳过烟筐箩，卷了支烟，慢慢地吸起来。吸着烟，他打量起屋里的陈设，目光落在对面雪白的墙上。什么“奖给民兵工作积极分子”、“学习标兵”、“生产突击手”、“模范共产党员”……等等的大红奖状挂满了一墙。“咦！这个民兵连长，不简单哩！”江明心里赞叹着，走近放满相片的镜框前。猛地，他愣住了——相片上，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的照片，好象在看着他笑呢。呀！这不是女儿江燕么！再一看，女儿身旁站着一个浓眉大眼的壮伢子……啊哈，自己来到了啥地方？是亲家母的家吗？……江明瞅着，想着，

情不自禁地哑笑了，要是换个时间，他准得畅怀大笑哩。

老婆婆进了屋，见江明对镜框里的相片感兴趣，便凑近来，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你同志，看我那快过门的儿媳多好！”

江明兴致勃勃地问道：“老嫂子，就是这个丫头吗？”

“对罗！就这个姑娘，人样子好，思想更好！可叫人喜欢啦！”

老婆婆对女儿的夸赞，在江明心头激起一种快慰的感情。然而他装作局外人的样子，抽着烟，转过身来，又问：“两个伢子啥时候好上的呀？”

“啥时谈的，我可说不准，”老人乐融融地说：“现在年青人是自由恋爱嘛，我只晓得，这几年燕妹子跟我家这伢子在一起，又是搞农田实验，又是搞民兵训练，还一起办政治夜校，一起学习。他们两个呀，一个心计，都扑到集体的事上去了。就这样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两个年青人就好上了。”老人家说到这里笑了起来，笑得那样甜蜜、开朗。

听到这里，江明也禁不住笑了起来，小屋里气氛更活跃了。

老婆婆继续说：“燕妹子还说跟俺那伢子身上学到好思想，其实有啥好学的，我打心眼里就觉得燕妹子这伢子好。就说那年夏天下大雨，那个雷，那个闪，净在头顶上炸，好吓人哟。俺那伢子醒了，想起实验田苗苗，披上衣服就跑了出去，谁知燕妹子在他前头赶到那里了。俺伢子叫她回去，她就是不，大伙一直守了大半夜，还是叫老支书给撵回来的。俺那伢子就一个劲地念叨，人家城市来的细妹子这个样，可

真不简单……哎哟，你手里烟灭了，来，再卷一支。”她说着，转身拿来了烟筐箩。江明这才发现手上烟已不知什么时候灭了。他放下烟，继续问道：“老嫂子，这事全村人都咋说咧？”

“呵，你同志真是热心人，这话说来长哩！”老人显然也十分乐意讲自己儿子的婚事：“说起这一对，十里八村穷哥们，老嫂子都把指头翘到天上去了，都说燕妹子有志气，俺伢子有出息，配得过！可也有人觉得怪新鲜，南村的刘三领，就说啥也不信，拄着拐棍来我家看相片，看完走到门口，又拐了回来，我还当他拉下啥东西了，他说再看看相片，刚才怕是眼花了……”

江明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老婆婆脸上也绽开了菊花纹：“你同志可别说，要在文化革命前，真不敢信，这一批林批孔，一学理论，把老黄历都破了，啥新鲜事都出来了。听说咱这十村八店，大学生回乡当农民的已经有好几个了，还有新事新办不要彩礼的，平原丫头上山沟的……当然罗，十个指头不一般齐，啥好事也有人看着难受，对俺憨伢子这一对，也有人说，一个大学生、大干部子女，嫁农民，没志气，丢人。”

“燕妹子咋说的？”江明插话说。

“嘿！咱那燕妹子呀，脚跟稳着哩，打一开始她就说，别听那些喽喽蛄叫，我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还说啥，我的志气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这伢子呀，是有股大志气哩。逢上学习、串门，断不了跟俺念叨十年后、二十

年后，咱斑竹村要变成啥样子，咱国家要有多大发展。别看俺上了点岁数，俺可爱听这伢子说这些哩……”

“唔，不错！”江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老太太还在兴头上，抖了抖衣襟还想说下去，忽然想起什么似地眯起眼睛把江明仔细打量了一下说：“同志，这大年纪，一定是武装部的首长了，经常去省里开会，跟江政委可熟？”

“算认识吧！”江明含糊地回答。

老婆婆没理会，继续说着：“人家江政委可是这个！”她伸出两个大拇指称赞道：“前年，政委的大伢子江城在咱村插队，为了救社员……”老婆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顿了一会，才接着说：“可人家江政委二话没说，又把大学要毕业的女儿，就是我这快过门的儿媳妇燕妹子，送到咱村接他哥哥的班，走哥哥没走完的路。”

江明听到这儿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老嫂子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”

“看你同志咋能这么讲，那么大干部，家里就这俩伢子……”就在这时，“呼”的一下，院门开了，一个扎着裤腿，梳着小犄角的姑娘跑进院子，尖着嗓门冲着屋里喊着：“阿婆，阿婆！”

“噢，来了，”老婆婆答应着走出去了。

透过明亮的窗子，江明认出这姑娘是军区副司令员老吴的小女儿笑茵。他正要走出去，便听笑茵在院子里讲：“阿婆，田阿姨来了，江燕的妈妈来了！江燕让我先告诉您

一声。”说完，她又一溜烟似地跑了。

“哎哟，亲家母来了！你瞧，我这啥也没准备，看这乱鸡窝似的院子。”老婆婆说着就要动手收拾，又猛地叫了起来：“我得给亲家母做点啥吃食呢？”江明忙拦住她：“老嫂子，来个亲家母还用这么大张罗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如今虽不兴啥七碟八碗的，可总得吃顿饭，喝碗茶吧？”老婆婆动动这，摸摸那，真有点手忙脚乱了。看着江明，她对老熟人似地说：“今儿个中午你也别走了，在这吃。我去弄菜，你先给我烧几壶开水，这事可托给你了。”

听这话，江明觉得象当年刚刚打了一仗又回到老房东家里一样亲切。他一本正经地答应着，拿瓢添满一锅水，点着了灶火，便坐在小板凳上，心事重重地“呼达”、“呼达”拉开了风箱。风呼呼响着，火熊熊烧着，锅里一会便泛起了水花。他灌满两壶水，又添满了锅，“呼达”“呼达”拉开了。

虚掩的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。走进来一个穿着背心，挽着裤管，打赤脚，身上溅满泥点子的壮汉子。江明马上就认出这是照片上的那个未来的女婿周小杰。见到江明，周小杰一愣，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他是武装部的，等你好一会子了！”老婆婆在旁边插了一句。周小杰忙招呼说：“哦，人不熟，是新来的同志吧？来了解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情况吧？走，到连部坐坐去！”

老婆婆一把拦住：“今儿个哪也不能去！燕妹子她妈妈来了，你就这邋遢样去见丈母娘？人家是大干部哩。”

“这怕什么哩？”小杰挽挽衣袖，朝江明笑了笑，又看着妈妈说：“人家干部职务高，受党的教育多，觉悟应当更高嘛。哪一个要是嫌俺这一身泥巴，俺就得问问他每天吃啥？说真格的，这种人看不起咱，咱还瞧不上他呢，你说呢？首长同志？”

“说得好！”江明站起来，拉住周小杰满是老茧的手，仔细打量着他黑红的面孔，宽阔的胸膛，明亮的大眼，心里禁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：好伢子，嗯，是个好伢子，小燕的眼力不错。他掂量着小杰的话，感到沉甸甸的。这是从一个普通农村青年口里讲出来的很朴素的话，然而又是多么闪光，多么犀利的语言啊！我们老一辈应该怎么接受这严峻的考验呢？想到这，他觉得很是不平静，他想往村里找老支书唠唠，便拍拍小杰结实的肩膀说：“小杰呀，你先帮助你妈忙活忙活，我到村里转转，过一阵咱们再细谈。”

“一会回来吃饭！”老婆婆叮咛道。

“忘不了。你请亲家母，我也沾点光。”江明笑着，出了门，朝村里走去。

一阵春风吹来，掀起了江明的衣角，也掀起他脑海的波涛，件件往事一下涌上心头……

二

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，可江明越来越觉得它象一条无形的长线，紧紧牵着今天女儿的婚事。

两年，前，小女儿江燕在省农大快毕业的时候，田洁那颗心也提到嗓子眼上了。她想：女儿毕业后的去向究竟是哪里呢？

这天，田洁下班回来，一进门，就满面春风地说：“老江，据可靠消息，小燕她们毕业有留校、进科研部门的名额！”

“这有啥奇怪，分配工作嘛！”江明淡淡地说了一句，又一头埋在摊开的《列宁选集》里。

“你呀，对孩子的前途总是那么淡漠！”田洁生气了。过了一会，又试探着说：“孩子要是能留校或进科研单位，那她专业对口的问题就算解决了。”

“噢？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如果小燕的专业对口是试验室和大楼，那你可得先给她设计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楼作试验室！”江明还是风趣地开导田洁。田洁却不耐烦地说：“老江，你怎么能这样理解我的意思？”

“那我又该怎么理解呢？”江明拿着红铅笔的手轻轻敲着桌子，看着田洁，沉默了。

田洁说：“你能不能给李副部长打个电话，让他办一下。”

“办一下？哈哈！”江明笑了：“讲得好轻松呵，办什么呢？给孩子进大楼，坐试验室开一张冠冕堂皇的通行证吗？”他脸色严峻了：“老李他们到上层建筑部门去工作，是代表无产阶级去专资产阶级的政，可不是为少数人去搞方便的哟。”

“那你打算让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这还用问，按照小燕自己的愿望，让她到农村去，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摔打。”

“小燕都快二十四啦！”田洁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贫下中农六十四、七十四还不是在地里，一个汗珠子摔八瓣，大干社会主义？小燕二十三、四正年轻，能干几十年呢。嘿！几十年呀，咱们的农村会变成啥样呵！”江明从桌上拿起一封信，说：“这是江城和村里贫下中农订的十年规划，真鼓舞人哪，你拿去看看！”

田洁根本没理睬，“腾腾”走到电话机旁，气呼呼说：“你不管，我管，我要为孩子的前途着想！”

“田洁！”江明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严厉地喊了一声。田洁呆愣了。

屋里突然静得出奇，俩人几乎都能听得出对方的心跳。就在这时，电话机“铃铃”地响了起来。江明拿起听筒：“是啊！我就是，嗯……什么？”他嘴角猛烈地抽动了几下，脸色全变了。站在一旁的田洁睁大眼睛，心神不安地望着江明。江明深深吸了口气，竭力用平静的口气说了声：“好吧！我这就去！”

原来，是他们插队的儿子江城受伤了。

医院的急诊手术室外，围满了社员，他们挤在窗前，痛心地往里看着，仿佛要把磨砂玻璃看穿似的。江明和田洁下了汽车，疾步向急诊室走来。不知谁低低地喊了声：“江政委……城伢子的爸爸……”人群一下子向这对夫妇围拢

过来，远远的，几个妇女撩起衣襟拭开了泪水。

老支书抢上前来，抓住江明的手，难过地说：“江政委……我们……你伢子英勇呵！为了救社员，死拽着惊车，可他自己……”江明从那双缀着一层层茧花的手上，感到老人全身在颤抖，抖得胡子上泪珠一滴滴落在自己的手上，他感到心中一团火热。说什么呢？对这位曾经为儿子指点道路，一步步领着儿子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上走到今天的老同志，说些什么呢？半天，他开口道：“同志哥，别难受，孩子在你们的帮助下，走的是阳光路，他做得对呵！”

老支书把苍白的头往下一倾，闭着眼，截断一串泪珠，失声地说：“你还……劝我们……你的心里不知道有多、多……”江明挽着支书进了急诊室。

浓烈的碳酸气味中，医生护士正悄然无声地忙碌着。吊瓶里，那来自几十个社员身上的鲜血，一滴一滴地流向江城的血管中。一位医生让开一点位置，向江明点点头。江明拉着抽泣着的田洁，坐在昏迷不醒的儿子身旁。猛地，儿子身上抖动了一下，吃力地转动着头，用微弱的声音喊着：“大叔！大叔！快！快！……”那被救的老车把式，一下扑到床前，激动地说：“伢子，伢子，大叔好好的，好好的，你睁眼看看大叔呀……”江城果然睁开了眼睛，顺着声音费力地搜寻着，辨认着，笑了……

“江城！”江明一把拉起儿子的手，田洁伏在儿子的被上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儿子把目光转过来，眸子里闪出一股亮光：“爸爸别，别难过，妈妈，也别，别难过……”江明摸着儿

子手掌上的一小块硬茧，使劲地点点头。儿子笑了。突然，江明发现儿子的手颤颤微微地在被子中摸索着什么，他赶忙撩开被子，只见江城那只手正艰难地伸向口袋。江明帮儿子从那里取出一个本本来。那本本的扉页上写的，正是江明在儿子下乡时题的一行字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。儿子望着那行字，点了点头，带着那甜美、幸福的笑容慢慢地合上了双眼。吊瓶中的血浆一下子阐住了。

社员们深深的悲痛。几个女护士把田洁搀了出去。

江明缓缓地立起身来，微微地低下了头……四十年前，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，在漫长的长征途中，两个和他一同参加红军的哥哥牺牲了，一个在雪山顶上，一个在草地泥泽中。那时，他也是这样，在沉痛地悼念中把烈士理想默默地肩在自己身上……以后，又有许多同志倒在了身边，在弹雨中，在病榻上，他也都是这样，怀着一种崇高、庄严的感情……此刻，他站在儿子的遗体前，默默地想着：我曾经用我们的传统教育过他，使他从小就知道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情；我给他讲过无数烈士、战友们那惊天动地的业绩，要求他象先烈们一样生活。现在，他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在贫下中农的培养下，已经具备了我所期望的那种精神，并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他称得上是一个年青的战士……

突然，门口一阵骚动，匆匆赶来的江燕，分开人群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“孩子，别哭，你哥哥他，做的好，走的对！”江明弯下腰

来，轻轻地扶起江燕。当他那只刚刚摸过儿子手上厚茧的手掌又接触到女儿的肩膀时，心里不禁猛的一动：这肩膀还太稚嫩呀！……他默默地站了一会，静静地想了一会，托着江燕的肩膀，严肃而坚定地说：“小燕！挺起胸膛来，走你哥哥走过的路，干革命就得前赴后继，爸爸支持你下乡当农民的愿望！来，给你这个。”他把江城的笔记本送给女儿。

江燕颤抖地接过本子，心里燃起一团炽烈的火焰。她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深情地凝望着扉页上那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——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三

一阵嘎嘎的鸭鸣扯断了江明的思绪，他抬头一看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一片池塘前。他索性坐到一棵垂柳下。远处，几个老婆婆在石板上嗦嗦地捣着衣服，池塘上，细碎的涟漪泛着点点金光。哦，在战争年代，他战斗过多少地方，见过多少这样的清水、湖塘，见过多少这样的村庄、亲人，数也数不清了。斑竹村这样的地方犹如自己的家乡，大娘、小杰这样的贫下中农就是自己的亲人。正是这样的亲人，养育了自己的子弟兵，正是这样的村庄，支持了我们的革命……我们许许多多的干部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的联系，从而保证了我们的事业一直在蓬勃向前。可是，也有一些同志，对工农群众的感情却有些淡漠了……我们江燕的妈妈田洁同志，又算哪一种类型